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集部六

蘇平仲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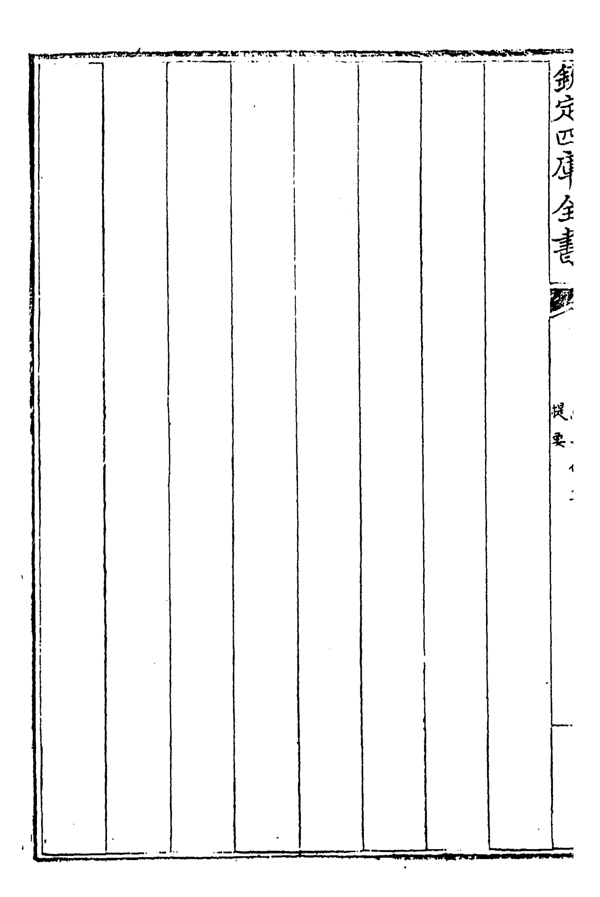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蘇平仲集十六卷明蘇伯衡撰伯衡有空同子瞽說已著錄是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劉基序而集中厚德庵記云庵成於洪武壬戌十二月則是記乃洪武十五年以後之作基所序者尚未定之初稿也又集末有

洪武八年胡翰跋謂伯衡選為太學六年考明史稱伯衡以丙午歲為國子學録伯衡所著國子學同官記稱以丁未陞學正其詩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編摩國史口號則伯衡由學正擢編修實在洪武三年上距丙午僅五年翰與伯衡同時所敘不應有悞或史悞移後一年歟集為正統壬戌處州推官恭諒所重刋宋濂序稱其不求似古人而未嘗

不似又明史文苑傳稱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稱其文詞蔚贍有法殆非虛美鄭瑗井觀瑣言病其用意太苦遺詞太繁縟不可為法則過高之論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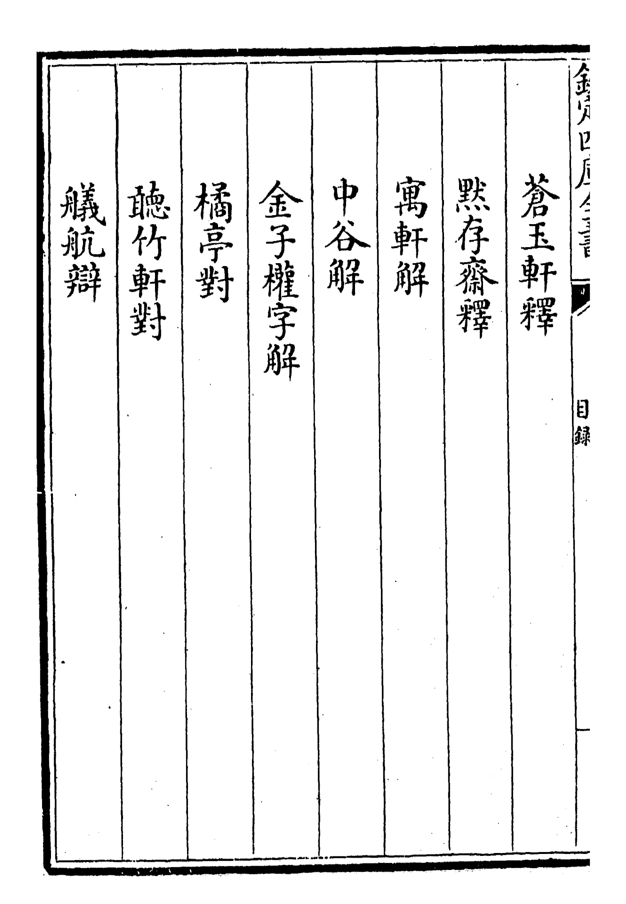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蘇平仲文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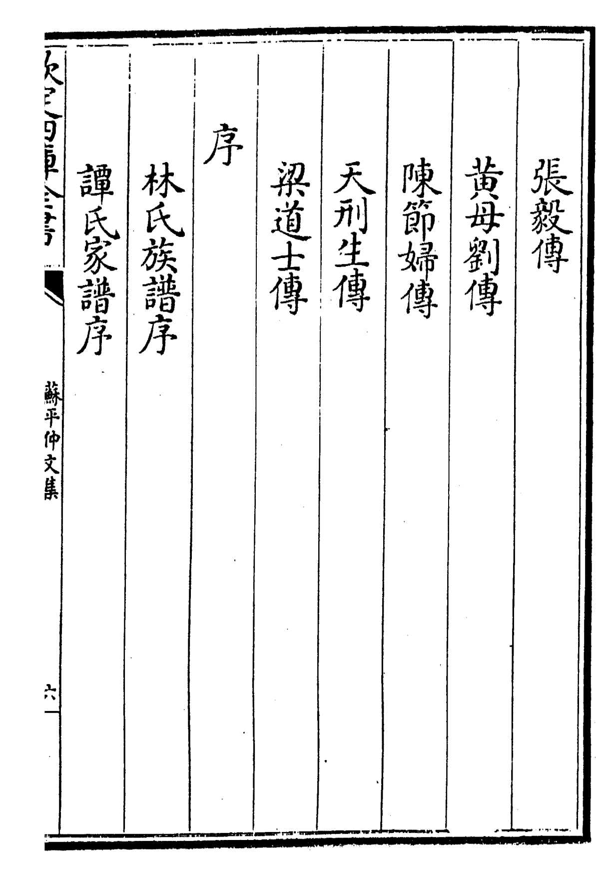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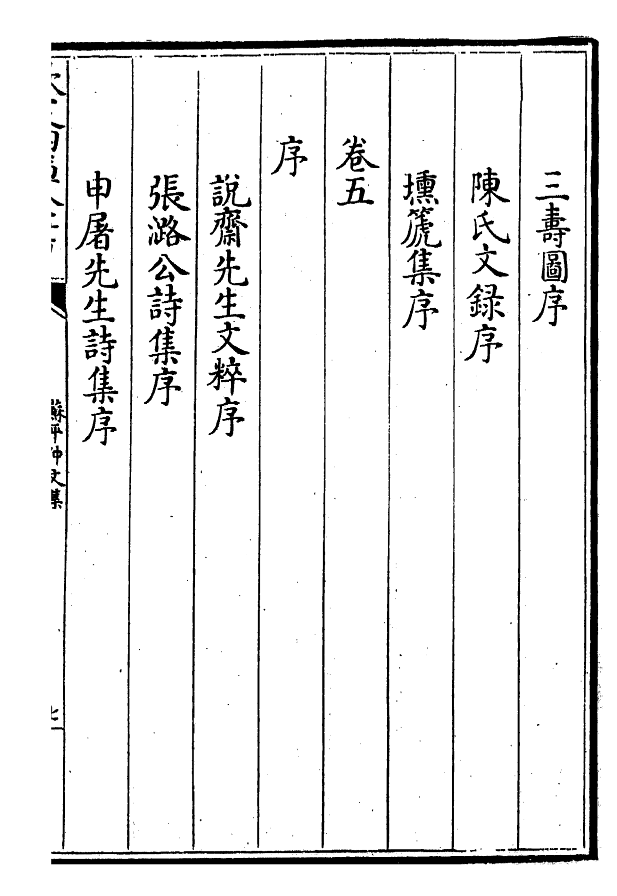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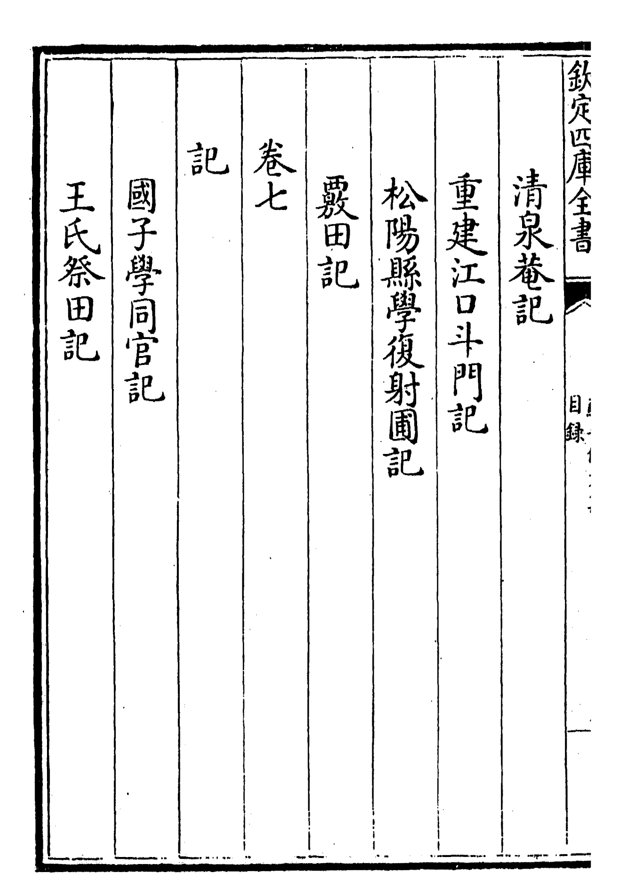
頌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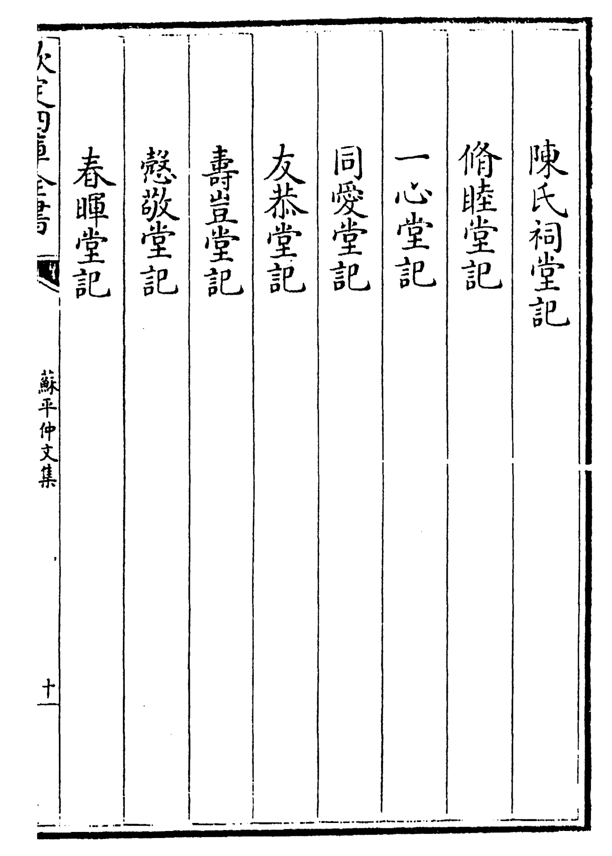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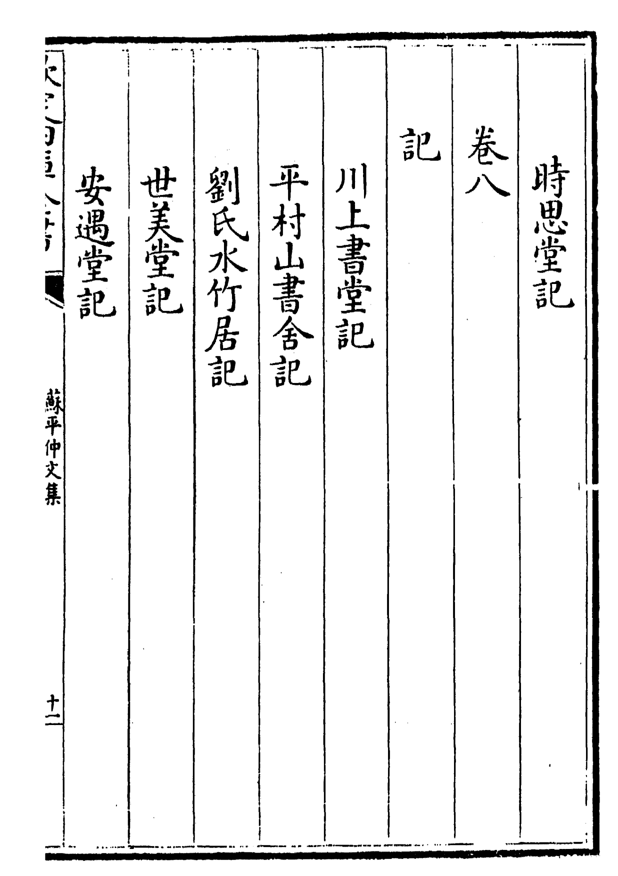




卷六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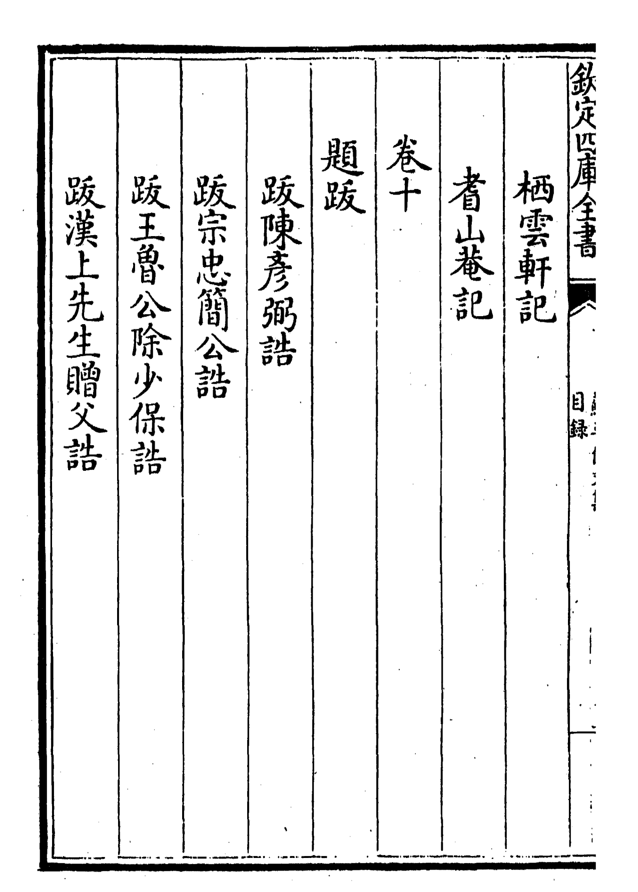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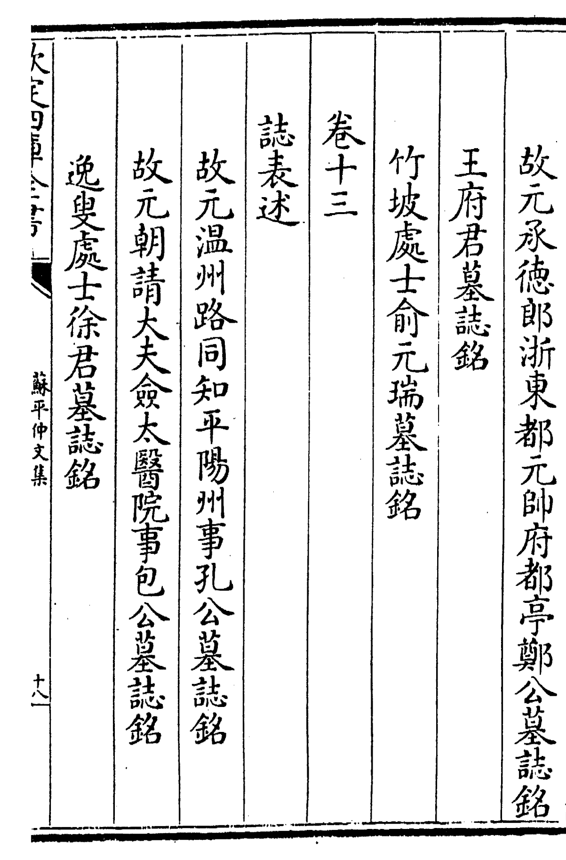
卷八

記

卷九

記





卷十三

誌表述

卷十四
誌壙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送秦待制出守隴州

送宋起居還金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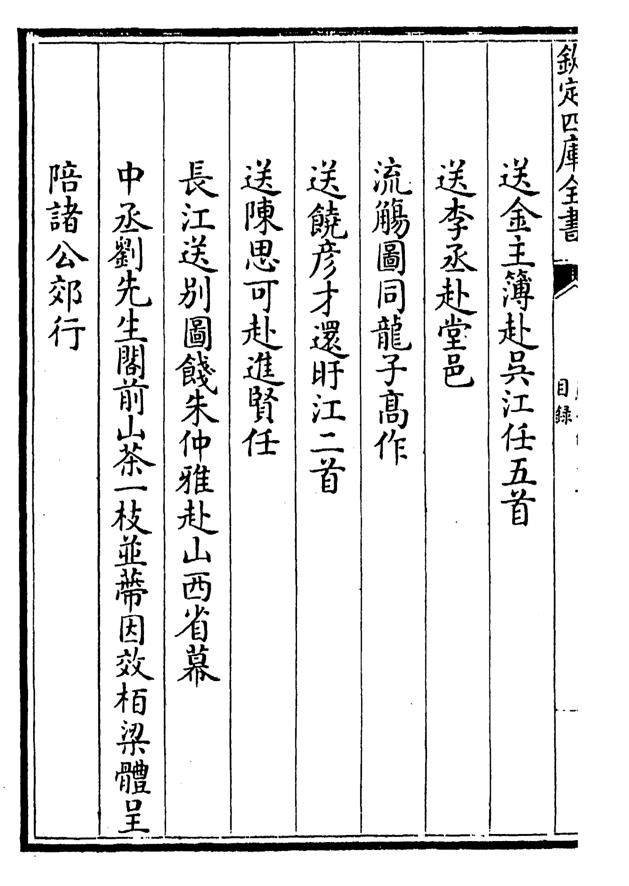
玄潭古劍歌

送曹叔温赴淮安幙

郭熈關山雪霽圖

題張會稽扇

題耕隱卷



絶句

送王希暘使交趾

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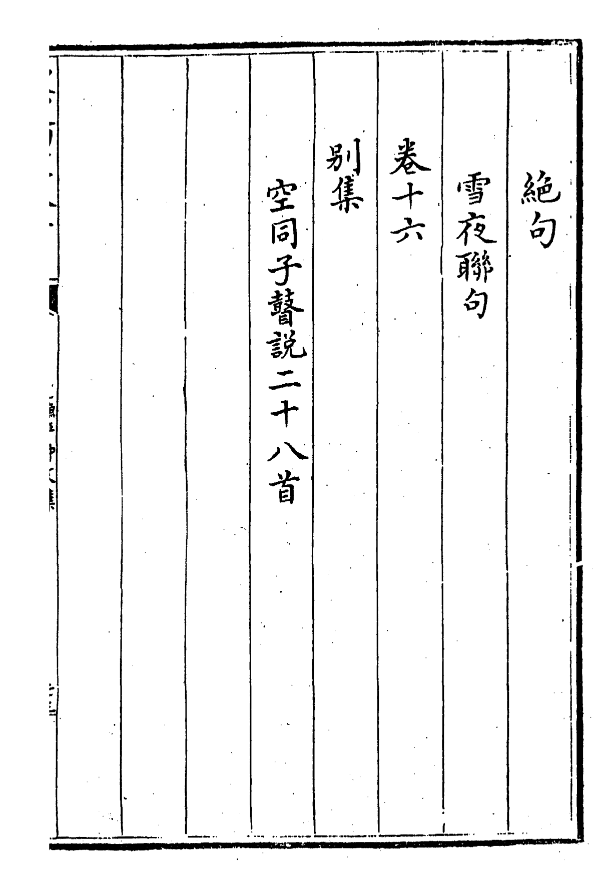
贈徐季子

朱澤民畫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題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絶句

雪夜聯句

卷十六

别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文集原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瀌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

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益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

警敏絶倫誦説不勞而習中歳大肆力於文辭精慱而不麄澀敷腴而不茍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由國子學録為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脩官以牘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

以成其至貴者乎瀟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宋濂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

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䂓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鑒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朴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以賈䟽董策韋傅之詩

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故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葢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啟其夜郎卭筰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為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既没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朴厚之根未甞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

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絶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曁亦不能溥四海後之覲國

風者盡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駕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黄之儔詩文皆可垂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廣於宋雖混一

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
其一人也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遲
以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於婺故平仲今為
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為國子學録即陞學正上親
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
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
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聖天
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朝廷出者金華之君

子居多典册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煜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則莫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稿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槩序而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括蒼劉基序

蘇平仲文集卷一

明　蘇伯衡　撰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邦於唐越有禾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永孚于休皇天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今用顛覆亦

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顛覆嗚呼天命難知禾則匪難知勤敷菑禾乃殖敷菑不勤禾罔攸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休徵滋至自反雖惠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艱嗚呼天子無皇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夙夜自敬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於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沖人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雖厥身居東厥以罔不在我周邦亶我股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沖人不明弗克知天肆崇降威以震動予越茲復顯降休祥用彰公暨予不啻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尚不庸釋予曷敢不祇若天予曷敢遏公功爾其歸周公於東哉王曰公昔丕顯成湯格于皇天猶有賴

於伊尹亦越我穆祖文王受殷命曁我昭考武王廸有祿並有賴于虢叔及閎夭及散宜生及泰顛及南宫括矧我幼沖人微公教告之微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亂我受民矧曰其能格于在上嗚呼尚既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沖人惟用顧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俾來乃命賚予曰嘉禾曰臻兹在予旦嗚呼予旦尚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

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
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
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
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
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
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
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
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

心不豐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

命

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効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窳缶與及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寔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

珪有璋有好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君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于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彝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

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
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禮則執事之是
啟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寔匄之不敏不能補察規
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罪匄以為
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
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國邑之
賦以供百事庫啬有餘寔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
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為民也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敝邑之于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況諸侯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苛慝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為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句以為口寔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

重乎雖君之務省穡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于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贄幣相周還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於不享虖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厥

家人用告之曰予弟子姪子子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鄧侯置田宅遂在窮鄉作室不樹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鄧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翦土階土鉶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玆惟予曁爾矧曰凡民奈何弗儉惟堯惟禹時乃天子猶儉若玆惟予曁爾矧曰庶人奈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柅若馬之勒車以

梶止馬以勒闕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颺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兹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兹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為義聚越五世逌克臻大競又五世逌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用厥室廬曁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竒

巧斯其咸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兹我聞先祖之自
奉至于裳衣至于食飲迺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
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不於儉德是尚是若是庸
是廸以制厥心以慎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
祖克儉不惟其言於其身惟若兹故在我後嗣賴之式
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潄化奢麗
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創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
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兹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

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為與其過於奢寧過於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乃克恊於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彦周還師儉堂尚無靦面目惟爾後人乃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趨出仲德乃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册具訓於子孫

畏慎訓

趙君彦嘉畏慎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玆豈曰

用朝夕覲省其亦將訓廸於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
戰戰業業若涉春氷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
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
惟慎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
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捄火用畏為水
若防川用畏為土若御馬用畏為勒肆厥心罔有弗存
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蔓之滋君子涖事若
治絲用慎為櫛若運輻用慎為轂若除蔓用慎為斤肆

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既克聖亦罔匪惟畏慎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慎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廸畏慎與不廸畏慎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克慎畏不畏慎不慎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於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慎厥慎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

畏汝曰盡慎亦克用慎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慎其乃無畏否則終入於畏雖慎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慎慎哉爾曷雖慎亦慎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濟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亟于廼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勗哉勗哉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仁也中虛道也有筠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直而不屈勇也為律為簡為矢為箭為籩為籚為杖為簞為篷為箑無不宜材也聲中節奏樂也羣居族處不倚不亂禮也其德莫加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擬之以玉何足謂之貴則曷為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之温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予之以玉之質而

不以色予之可乎玉有六焉蒼璧其一也禮天以之祭莫大於事天故玉莫貴於蒼璧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於其間動作也食飲也寢處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記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所以貴夫君子也焉成君子之貴竹也著之文辭昭其美德是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擬竹於玉而竹之為貴信於

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娛其耳目哉亦曰比德云爾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德之君子其可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是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所貴至於記其所貴則人將曰所以記之也凡為君子也夫是之謂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南康彭君尚賢也今以選為平陽縣丞軒在南康之卜鄰鄉視埠作於洪武戊午秋

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讀易至尚口乃窮惕然有警於是以默存名其齋而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安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蹈仲尼之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蹈仲尼之所謂躁隱君子不為也躁君子亦不為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默默者存之語也是將胥為緘

默苟存之徒矣焉往而不為隱哉事親也其能柔聲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顏以諍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存其不默云爾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縣陳諸縣公皆慶申叔時獨不慶不慶非默乎莊讓之申叔時進其説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慶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説也故説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

士皆諫侯嬴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詰之侯嬴効其計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全申叔時一默而存巳縣之陳侯嬴亦一默而存垂亡之趙則默之所存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于默不能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存葢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猶人之有言乎雷收聲于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

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折而勾者申凝者散而蹷者遂其功至于若是則固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隱隱呟呟又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默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善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既多以不言而遭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

存身乎容愧而黙黙遂書以為黙存齋釋

寓軒解

天下無物不有攸寓也明寓日月威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寓霜雪土寓夫生植水寓夫灌溉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季者有所寓命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堅之為松柏箘簵脆之為蒹葭萑葦潔之為蘋藻菁茅馨之為芝蘭苦之為荼蓼韌之為桑麻神之為

著龜鮮之為魚鱉羙之為稻粱黍稷蔬果徵之為蜩范蚳蝸小蟲水草甘之為鷄豚雉兎犬羊鹿豕賤之為牛溲馬勃珍之為珠玉金貝水銀空青纖之為齒革羽毛絢之為粉黛丹漆而服食器用寓焉而况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嗣續所由寓也師友道藝所由寓也而况於一身乎人知聽寓於耳視寓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畀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才之理於心焉

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于人之心也是以昔者聖哲有作別九州畫井牧而疆理得所寓樹公侯卿大夫士居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制為衣裳網罟棟宇舟車耒耜杵臼弧矢酒食鍼砭棺槨泉幣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覲會同冠婚喪祭蒐狩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羽籥干戚綴兆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綱紀而法則以寓為之郊廟而敬以寓刻之符璽而信以寓于高城深池寓隄防于彰善殫

惡寓勸懲以規寓員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册以垂式于千萬世凡此皆裁成輔相經綸叅賛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盖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為知為賢失其心之理斯為愚為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寓焉道術之顯晦風俗之美惡家國之興替世運之盛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歳之中兢兢業業不容

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可無愧也茍以宇宙為傳舍人物為逆旅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也若蜕其存也惷惷其沒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鳥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黄君子邕以盛年粹學脩才雅譽為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弦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有不為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取也然則君

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已矣吾故為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

虛然後能谷夫不谷敧于左則偏正則不敧而焉有所偏侵乎右則倚正則不侵而焉有所倚有餘于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于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即正而谷即虛也故學以中為體而以谷為要焉中也者

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非中不足以為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寛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為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為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為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

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為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盈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於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於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

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茍為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

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之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於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含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畜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為學非中固無體然非誠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谷知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

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為儒家而伯容嘗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深褭先生吳公之門講論洙泗濂洛之學方將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自號中谷子嘗試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為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

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

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
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
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
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
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
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
附武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
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

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

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朂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于姚江之上歷山之下治圃以蒔橘中橘而搆亭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乃名之曰橘亭其友高明遠諗於客曰孟文鍾情于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

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户等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菓之産于越者不為不少矣而孟文之圃非橘不蒔美名以扁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為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甕剖之見二叟對奕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懐隱操能無景慕之情乎蒔橘盈圃亭於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已者矣方其逍遥自得釋然

解聲利之纆脱然去嗜欲之梏雖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内而浩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令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為況於怪而為之乎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葉即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攝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之仁矣孟文庶于進取而切于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學之乎惟其所願學者耽也是

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蒔於其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往而不為耽哉明遠曰允若爾之言於計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廣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葉以方匕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木之間焉耽固自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為雖有函人之心寧不為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謂其文章煥爛也謂其內白

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寘以為象焉自古知橘之深而尚
橘之至豈復有加于原者哉今孟文之於橘也其知之
猶原之知也其尚之猶原之尚也是以果之珍者非不
多而其圃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
之所扁亦惟橘焉原知而尚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尚之
表於亭比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執爵為孟文
壽侑之以歌曰有橘有橘亶后皇之嘉植兮有亭有亭
為之以為庭實兮緊美人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

是食兮荃獨揆其中情曰希彼靈均于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復養性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為而不可聽竹之聲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為角為徵為羽非角非徵非羽以

為非角非徵非羽非非角非非徵非非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卧而聽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春容容聽而耳不聾刀刀翏翏聽而精不揺颯爽瀏亮聽而懐抱暢涵澹噌吰聽而根塵清不哇不淫聽而不慆心不惉不懘聽而不喪志有金石革木管弦之屬可聽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鐘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敔之磬戛擊之鼗播

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摶不拊不考不伐不吹不鼓不戛擊不播搖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為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顧聽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放心遺形此吾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瑟徹爾縣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携混

沌氏之手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囿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曳杖而去

艤航辯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

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怪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操舟者某物以艤必先治之某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

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盲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之物素不治而艤之之地亦素不審維矴取

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艤之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捄故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揚子浮淮絶汶沂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

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趍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趍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踏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翦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

仕也于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樓櫓詩書為之棹楫道德為之維忠信為之矴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荐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辨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録之航

之主人名泳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辯

義烏酥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美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寰之接壤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真仙之館而亭為讌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真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冒其

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尚其人乎即其地乎以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槩似之云乎則初非穹巖邃壑之奥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瓌觀不必梯危縋險犯蟲蛇貙虎之不測斯可闖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嚭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為洞天必在幽遐峻絶之域乎則穗石羊角華蓋咸密邇闤闠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薄星辰也若以為必真仙之所栖止而

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厓固嘗混迹庸衆周流濁世無乎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為窟宅也今吾酥谿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畊鑿俗樸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賊屏息物無癘疵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緜密水竹之清華禽魚之下上飛泳敻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觸塵埃冒風日沿溪流度阡陌廻望榱桷於蒼翠之表將以為何地然則吾亭之在谿上不猶洞天之在穹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為而不可也賢大夫士

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之樂抗
思埊𡒄之外講論繕性褆身之學内王外伯之畧其人
往往山澤之臞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
乎不為外物所奪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真仙之
與居乎名以洞天奚為而不可難者如曰子之言辨矣
抑古之人有諸則又應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
也得閩山嶔崟之際作亭於其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
之觀可比于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於是名之

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為名亭辯而嵌諸壁

望雲亭志

余游南鴈蕩次于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予亭上目其楣間榜曰望雲余咲謂可立曰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于市區亦暇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時積

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有若萬竈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于天彌漫充斥類物得兜綿覆冐者而隙處杉松櫧檜栝柏不翅小草見雪中俄大風海上來力與之搏翕霍動盪若鎔銀若流汞久而不勝也遂劃劘解剝鷺若鶴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爗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映紅駭翠霏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凝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輙登而望焉子于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

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頃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驤則六世祖也朝廷以吾粗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以去年秋至於此顧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高年不樂就養遠方迎致不可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雲也飛揚晻靄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

以故望而慰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乃若先生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閭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慰之乎將何圖以慰之乎余意子之出仕也而親教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於早夜黽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脩子

職脩則悅親有道悅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處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咿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黄土隴見兩虎叢薄中

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腢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刳其腹

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悼畏
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麇鹿雉兎
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
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
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
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
侮必凡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
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

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棄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紉可得乎紉可得乎

廣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塟其母於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産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噐皿所追琢者絶相似而

光彩爗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為得天瑞焉采而藏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津津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為禎祥無疑也乃為作原芝而如圭甫顧以未得余言為慊而請焉按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爾雅釋草曰菌芝芝之名始見於此楚屈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叚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隱

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葢非一矣漢四皓采芝於商山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黄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為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饑耳初未嘗以為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為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於郊廟則始以為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效焉於是有瑶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之説興矣則以之為瑞豈一日

哉抑柳宗元嘗云槁壤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
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非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漑皆
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薰蒸但太和所蒸則為芝陰濕所
蒸則為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
之瑞可也出於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
產是為有國之瑞生於民間若李興祖墓趙清獻倚廬
李清惠家廟陳時舉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寢室之所
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于如圭之家者果類古何

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芝之産也不於其家而於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豈欺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為禎祥也作廣原芝

太素原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樸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幕越席味莫真於玄酒

大羹音莫淡於蕢桴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潔絲而涅焉樸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况可謂太素乎是故疏幕越席而施之以文繡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大羹而和之以麴糵鹽梅則非復真矣蕢桴土鼓而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涅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壞質麴糵鹽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呂

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悦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耆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戕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於戲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偽弗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汩沒於利欲流轉而忘返奈之何其不雜也葢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為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為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

盡其力以爭所欲苟慊其欲則雖處汙穢混濁而不辭行恍巧徂詐而不恥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尚何去羣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處山林者多愿慤敦樸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僞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於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幕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大羹乎不淡如蕢桴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樸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於味也衣鳥

獸之皮而目不役於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於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於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於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熈熈乎皡皡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

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熈熈不皥皥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思復傷雅道之喪而衆為是醨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嚚嚚生之後擿老莊之似瀆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沖靜篇

曩余遇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沖靜得自然榮

華何足為余問何以則沖靜隱者曰天地之道沖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沖靜乎沖者不能不沖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鐃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沖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汩靜之泥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鐃不滑不鐃則沖者未有不沖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而非知道者不能

也知道則安乎命任乎真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

得喪雖極萬變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為得也孰為喪也

孰為利也孰為害也孰為榮也孰為辱也以其任乎真

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

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之人之遊心於淡合氣

於漠槩出於此而已矣惟沖故淡惟靜故漠淡故與物

皆春漠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

矣而況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識張君

子玉子玉年垂六十鬚髮郁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
其色也揚揚乎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
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
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
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玉謝曰吾何道
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長短肥
瘠妍媸黔皙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
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

初一成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于大塊哉奚必敝吾精神勞吾肢體利之是殉而名之是騖於朝莫間哉窮居野處而吾樂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韋帶而吾適焉飯糗羹藿而吾甘焉則吾何為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道之有余乃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營于時無營于時故無礙于物無礙于物故無動于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

幾于知道之為乎而子玉即燕息之所求記于余余愛重其為人乃為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文集卷一